

文 學 叢 刊

母 親 的 夢

李 健 吾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夢的親母

吾 健 李

有版權

平裝實價二角五分 精裝實價四角

母親的夢

李健吾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二集

共六十冊

秋花	江上	土餅	谷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鐮砂
靳以	蕭軍	沙汀	蘆焚	荒煤	周文	柏山	蔣牧良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生底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夢錄	憶	母親的夢	掘金記
歐陽山	陸蠡	麗尼	悄吟	何其芳	巴金	李健吾	畢象午
短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目 錄

老王和他的同志們.....一

母親的夢.....八一

跋

老王和他的同志們

四景劇

。

全劇人物

第一景

警察，美國水兵，俄娼，老王，學生甲，學生乙，焦先生，碼頭工人，賣橄欖的，無數埋伏的人影。

第二景

學生甲，學生乙，焦先生，焦夫人，老王。

第三景

縫婦，巡行兵，一羣抗沙袋的，某甲，某工兵，軍官甲，軍官乙，漢奸，羣衆，某乙，某丙，一小流氓，某丁，一隊兵士。

第四景

伍長，兵甲，兵乙，哨兵（即老王），無數的兵士。

第一景

某十字街口

一月某日下午十時半

深冬；淒涼而慘澹的寒夜。一種恐怖の氣息醞釀着，經海風吹拂，散而復聚，周流在行人的心裏，重現於行人的面上。深蒼的天色，沒有月亮，只有幾顆星宿閃爍着。

十字街口偏左，是一盞街燈，幽微的光投射下來，映着四周，彷彿一塊不透明的琥珀。這孤冷的街燈連舞台右部都照不到。在黑暗中，隱約顯出一座尋常的樓房，在牠前面，可以辨出一個黑影，不斷地徘徊着，有時停住，然而沈重的步聲立即又響起來。步伐整飭，好像於無意中吐着一種音韻。觀眾聽見咳嗽的聲音。

單調的步聲終於停住。

從燈光那面，遠遠傳來嬉笑的異鄉的聲音。漸漸近了，可以聽清一個女子的尖銳的音調。

一雙男女從燈下轉過來。兩個人的頭緊靠在一起，而且男子的寬大的外氅幾乎將女子也捲在裏面，所以只聽見語聲，夾雜着笑聲，聽不清字句。他們走到舞台中間，預備從後面右街下去。

從黑暗中：

站住！

【男女的密語中斷，釋手，訝然驚顧。藉着昏昏的燈光，可以看出這是一對外僑。

——站住！

俄娼 什麼人？

【她清脆的中國話帶一種特別味道。

【從黑暗中走出一個身量高大的警察，全副武裝，右手握着一枝步槍，槍頭插着刺刀。

警察 不准過去！

俄娼 爲什麼？

警察 不准過去！

俄娼 怎麼——戒嚴啦？——

警察 （機械地）戒嚴啦！

俄娼 （失望地）哦！

〔她的情人開始不耐煩起來，用脚尖打着地。俄娼低聲向他解釋。最後，

美兵 Damn' d fool!

俄娼 (向警察) 爲什麼事?

〔警察默然不應。

俄娼 (媚笑) 沒有什麼要緊放我們過去不好(指美兵)這是我的相好。我們到一

個朋友家去——去——

警察 (好奇地) 去做什麼?

俄娼 (繼續) 去——去——哦! 你明白! 他是我的相好。

警察 (冷酷地) 不准過去!

俄娼 (譏嘲) 巡捕爺好利害! (聳肩，自語) 我們跳舞去!

〔俄娼低聲向她的情人解釋; 他的脚尖不打地了。

美兵 (不在意地) All right!

【他挽住她的腰，向原路轉回。

【警察仰望天空，想知道時間，然而無所得，於是走入黑暗中。他沈重的步聲又開始了。

【在後面右街，有一個人打着胡哨。

【警察收住步，靜聽一下，走向舞台後部，預備迎住犯禁的夜行客。

【夜行客從街內走出來，看見當前站着一個黑柱子，口裏的胡哨立刻終止。

警察（認出他來，向舞臺中間走回）是你！我就想，誰這樣不怕死，還在街上高興，原

來是你哦！怎麼樣，老王？

老王（隨在他後面）運氣不壞，等着開張哪！

【這是地方上一個行色可疑的人物，甚至於他的言語，也是模稜兩可。平日他是一名苦力，然而他，是一個人物，是某種難以形容的有權威者。一頂油污的灰便帽，斜磕在頭蓋；短打扮，中腰縛着一條舊絲帶；在他青布棉襖大襟裏面，藏着不少必需品，逢着機會，他自然取出來。

警察 今晚好像特別長。這時幾點了，也不知道。

老|王 我方才從局子過，看見鐘針指着十點，如今約摸十點半了。

警察 有些冷，帶着一點小風，也殺人受的。局子沒有什麼？

老|王 沒有什麼，大家準備好了出發。一會兒巡到你這裏來。如果今晚有事，你這裏免不掉：這是一個必經的路口。

【警察心裏明白他的責任，然而經人一點破，便不由露出机陘；他竭力表示他的鎮靜，右手提着槍，

一上一下在地上頓着。

警察 也許今晚不會有事。市長六點鐘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老|王 誰知道？人是很難伺候的；你送他一碗，他要你一桶。

警察 我們真可以支持一下子嗎？

老|王 拚死幹；有性命頂着。你頓槍做什麼？你有點害怕？

【槍柄立即不頓了。

警察 我不害怕。

老王 一個人怪冷清的，這種寒森森的晚晌，說不定出什麼岔兒，來喝口酒罷，熱熱你的肚子。

【他從大襟裏面取出一瓶酒，拔下瓶塞，自己先飲了一口，然後用大襟拂了拂，遞給警察。

【後者接過酒瓶，不言語，長長地飲了一口，然後奉還原主。

警察 好酒！你倒想的周全，還帶一瓶紹興！

老王 （將酒瓶塞好，放在大襟裏面）我在夜裏混慣了，有經驗的。酒是白饒的，你知道，我從老宋那裏拿的；他送我，我叫他記賬。我這一輩子不白吃白喝，也不讓人虧本的。

警察 做人全仗這點兒記性。越是人家看不起我們，倒越要做給他們看看。

老王 你的話有理。

警察 方才還有一個俄國野鷄拉着客，不知跑到那裏去睡覺，讓我擋回去了。這種晚上，還照樣樂，也虧了他們的膽子。

老王 你要他們怎麼樣？先不關他們的事。一個又要掙錢，一個又要尋樂。

警察 有好些知風的，都連夜搬走。

老王 一打起仗來，什麼都光了。

警察 不打不成嗎？

老王 不打把地皮送禮？我們還不那麼沒有出息！

【他從新吹起口哨，態度很閒雅，很隨便。

【警察走在街燈底下。

老王 你沒有帶香烟嗎？

警察 沒有。你呢？

老王 我帶了一盒，孝敬了弟兄們。

警察 你活像個夜貓子。

老王 （笑）夜貓子，夜貓子專捉老鼠！你見過江邊的水老鼠嗎？白天看不見，只是夜

裏出來，以爲人睡熟了，不作防備，偷偷爬上岸來。也許佔一次便宜。究竟是老鼠，還以爲人總睡着，由牠地裏毀壞。

警察（向外望）你真快活。

老王 夜裏捉老鼠，再好玩沒有。（他哼唱着一种無字的歌曲）

G 調 1 2 3 3 2 1 6 | 1 2 3 3 2 — |
3 1 1 6 2 1 | 6 5 6 3 |
6 5 6 3....

【從後面右街轉出兩個黑影，在暗中躡足行至前方。

【老王忽然轉身，瞥見暗中蠕蠕而動。

老王 什麼人？站住！

警察（急速轉身）什麼事，老王？

【老王自大衣裏面抽出一枝手槍，舉向暗中。那兩個黑影呆立不動。警察走近老王身旁，還沒有覺

察出來暗地的人影。

老王 走出來！

一黑影 我們是這樓裏住的學生。

老王 真的嗎？

一黑影 警察認識我們。

老王 你們走到亮地來，我看看。這種晚上，不是老鼠，就是夜貓子。

警察 （聽出學生的口音，走向他們）是你們二位嗎？

學生甲 是我們。我們剛剛開會回來。

老王 （將手槍放入大襟裏面）今晚說不定有什麼事，你們膽子也真大，還在街上亂跑。

學生乙 我們帶着手鎗的。

老王 怎麼！你們也是我這字號兒的？

【學生甲打門。

【學生乙走出暗地。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學生，穿着一身青制服。

學生乙 我們是義勇軍，今晚要是有事，明早我們就上司令部去。

【學生甲打門。

警察 （站在明暗的交界，向學生甲）焦先生早就回來。我告訴他把門上緊。也許他睡了，你用力打，他或許能聽見。

學生甲 焦太太總會聽見，她有小孩子，夜裏時常醒着。

老王 （向學生乙）你們這些年輕學生，說到那裏，做到那裏，軍長收容你們嗎？

學生乙 我們是打定了。不管收容不收容。

老王 你們一點沒有受過訓練。

學生乙 我們先在後方服務，回頭再上前線。你是軍隊裏的？

老王 我（笑）我是夜貓子！白天當苦力；有了事，晚晌打老鼠。我這叫閻王生意！